

隔靴搔癢話黔軍

(一續)

黔軍總司令王文華

說到正規黔軍，自然以第一團爲開創的典型。說到黔軍軍人，自然要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爲最重要的一位。王文華字電輪，貴州興義縣人，係督軍劉顯世（字如周）的外甥。當然他之所以能掌握軍權，係出於督軍舅父的提挈，是毫無疑義的。王年輕英俊，才氣縱橫，有思想，喜歡與青年接近。我們有好幾位法政先期同學，都會經和他見過面。一致表示他待人親切，絲毫沒有軍閥官僚的習氣。我沒有機會和他見過面，只是看見過他的照片。兩目有神，英氣逼人。最特別令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兩隻腿似乎特別長。有人說袁世凱上半身特別長，兩隻腿特別短，王電輪先生恰恰與之相反，似乎都是原於異相的一類。異相當然主貴，因此有人做大總統，有人做總司令，都是天然生成的。劉先生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儘管是打草鞋出身，必然是帝王的根本，非身登大寶不可。貴州民間有一段小小可笑的故事：貧苦人家有一小孩，頭部畸形，前後太長，成長方形。相士看見了說：「這個小孩的頭，前也長，後也長，不是少娘，（無母之義）便要缺糧。」（挨餓受餓沒有飯吃之義。）同時隔鄰不遠，又有一大戶人家的小孩，頭部的長相，與前述貧童

完全一樣。但相士一開口便說道：「這小孩了不起，他的頭前長（生長之義讀如掌）金，後長銀，中間還有一個廳谷坪」。就是說這個小孩，將來一定金銀滿櫃，白米成倉。總而言之：說好說壞，因人而異。一樣相同的長相，完全兩個相反的結果。朱元璋做苦和尚的時候，相貌並不驚人，一旦做了皇帝，發現他的嘴吧特別長，是不折不扣成形的豬像，應該大富大貴，非做皇帝不可。韓信長相太無奇，但相士們相傳，硬說他的大便是方形，因此證明韓信肚內有方網，到底與常人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大掌兵權，威尊天下。你說可信不可信？有價值嗎？天曉得！

章太炎對王有好感

聽人說：章太炎民國初年去演說，對王文華也有特別的好感。據說他曾經有一電與國父說：「黃庚老矣！王文華如何如何的不錯」。黃庚是唐繼堯的別字，唐在當時正值盛年，老矣二字，不知從何說起。後來仔細一想，原來太炎先生用的是古文的含義，老矣二字，下面含有「無能爲也矣」的意義。他這電文的意義，是說唐無能爲，王文華確可以有爲，乃對王深爲讚許之意。章瘋子有無此項電報，不可得而考矣。但章太炎經過貴州，確係事實。他不單經過貴州，而且到過

邊義，到過我們的高等小學。還向我們一些高等小學生，發表過半個小時以上的講演。我那時只十一、二歲，照說我在學校當中，還算屬於文理清通的一類；但太炎先生的官話，根本難懂，我們又是沒有出離過邊義一步的一羣土小孩，我們對於太炎先生的好意，完全辜負了。說實在話，真是一句也沒有聽懂。更談不到了解他所說的是些甚麼意義。我只聽見他有好幾句是：「南方人（讀如銀）「北方人」，此外除了列隊恭迎恭送之外，確係一無所知。與太炎先生同行的一位，好像是國會議員郭同。太炎先生很瘦，有點像蔣夢麟。郭同比較肥。幸而太炎先生不太高，否則我們後來看電影，對勞萊哈臺，一定會有着奇妙的聯想。太炎先生對我們的講演，比對牛彈琴有過之而無不及。牛對琴音，多少總不免有一點感應。我們真是連感應都談不上。

總之：看相也好，談吐也好，王電輪先生予人們的印象，一定是非常突出，他得人歡喜讚許，却是不移的事實。

不單如此，王電輪先生據說他既不是正規軍官學校畢業，也不是久歷戎行的行伍出身。他是優級師範生。照說對於軍事，應該是外行。可是他的幕僚，他的部屬，都是內行，而且是頂括括的內行。

朱紹良時任參謀長

(一)他的參謀長，是朱紹良先生。朱字一民，福建人。但在貴州最久，對貴州的掌故，比任何一位貴州先進和後進，都了解得最多。前幾年我們曾經提議，關於貴州方面的史實，最好早一點去和一民先生領教和記述，否則將不免是一椿遺憾。一民先生逝世了，若干貴州方面有意義有價值的史料都長埋在他的心中而與之俱逝。你能說這不是一件莫可補救的損失嗎？一民先生是日本士官生。而且是優異高材生。他去黔即擔任電輪先生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他在才能方面的表現，有人譽之為小諸葛。比白崇禧之為小諸葛，還要早過若干年。諸葛先生實在太了不起了！只有看相算命的，才可以打起招牌自稱賽諸葛，賽孔明，以資號召，而廣招徠。至於在事功謀略方面，公然竟有人稱之曰小諸葛，已經是極佩服的能事。定有奇能，非由倖致。一民先生之才華，於此可想見一般。他後來離開了貴州，真正做過今總統蔣公當年北伐時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以後又獨當一面，做過省主席，以及西北地區的司令長官。他的聰明能幹，還可以低估嗎？但我們和他私下談論，他對電輪先生表示由衷的敬佩。他說：電輪先生不單是處事處人，領兵馭衆，非人所及。專就軍事而言軍事，他用心研討的見解總是高人一籌。就事論事，就才論才，確屬令人自嘆不如，永懷莫釋。絕對不是因為私交和地位，而有一絲一毫阿諛？和偏愛。一民先生是全國性的人物。他絕不是以黔省一隅的見解來推崇電輪先生，而是以全國的標準來表示他最高的評價。

谷正倫是王的旅長

(二)谷正倫是他的旅長。谷字紀常，也是士官學校高材生。他離開貴州之後，來中央創辦憲兵，任過首都衛戍司令。又任過甘肅主席，貴州主席。深得總統蔣公的賞識與倚畀。他自視甚高，平素對人很少期許。惟獨對電輪先生，崇敬備至，懷念至深。老朋友在一道，只要提到電輪先生，他可以同你談上一兩個鐘頭，不停不倦。他把電輪先生，視為平生最佩服的人物。電輪先生逝世後，葬在西湖。紀常先生每年逢上忌辰，他一定去西湖王墓，親自祭掃，從不間斷。這已經不只是僅僅單憑一點部下和長官的關係就能够使得他有如此長遠深厚的情懷啊。

何應欽也當過參謀長

(三)何應欽將軍，也是電輪先生部下的旅長。而且也任過他的參謀長。何將軍在國民革命中，豐功偉勳，昭在黨國，已經是全國性軍人的楷模。更談不到是貴州一省地方性的人物了。他為人敦厚寡言，而且因為他是電輪先生的妹夫，所以他不好自動地誇讚電輪先生。但一經有人提起，他的佩仰欽崇，便不自覺地肅然生敬，表露無遺。單憑這三位人物的推崇，一切可想而知。尤以一民先生，紀常先生，他們才氣縱橫，自視很高，對其他人物，很少期許。獨對電輪先生，言出由衷，愛敬備至。他們的經驗和地位，一言一字的嘉許，尚且不易。其情如此，詢屬難得。依我的推想：

1. 電輪先生對軍事政治確有天才，令人不敢

輕視。

2. 有地位而不矜驕，不流於淺薄，對人有誠意。

3. 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氣度方面，確有將將的才能。偏裨之將，貴有專長。一個作為大將帶一點領袖性的人物，專長居其次，能使幹部納忠效命，心悅誠服，最為難能。電輪先生在這方面，一定有過人之處，才能得到這些非同尋常人物的永久佩服和推許。

我沒有和王電輪先生親自相處過，他的一切長短，真正無從批評。就表面而言，他的思想是傾向於前進的。即如他在貴州，仿少年意大利的意義，創辦少年貴州會，常常接近青年學生，便可以大概知其為人，要曉得民國初年，離現在將近五十年。現代的人懂得甚麼叫做青年運動，曉得組織甚麼團甚麼會去啓迪青年，訓導青年，接近並團結青年。在五十年前，尤其是僻處西南貴州的軍人，居然想得到，做得出，你能說不是他聰明智慧過人有一點先覺的偉見嗎？

王文華富革命思想

王電輪先生的長兄王伯羣，係民初選出的國會議員。他加入國民黨。說句老實話，民國初年的時代環境，對北京政府認為係正統。對軍閥也還未到深惡痛絕的程度。若果袁世凱不是要做皇帝，只是做終身總統，大概很少有問題。對國父中山先生，一般都覺得他是放言高論，空談無補實際，甚至報章雜誌，公然謂之為孫大炮。只有一些年輕愛國富於革命思想創造精神不計較現實利害的人，才在衷心裏信仰他的主義，贊助

他的行動。孔夫子周遊歷國，忙忙如喪家之犬，國父當年的遭遇，艱困危難，超於孔夫子不知多少倍。一個地方有實力的軍人，不走北洋的現實路線，不想去漢陽兵工廠領七九步槍來擴充自己的實力，真是少之又少。國父的參謀長李烈鈞先生，爲了爭取實力，公然到貴州來招收土匪。三十支五十支土槍都濫發名義，照收不誤。弄得黔北一帶，商旅裹足，民不聊生。成何紀律！成何體統？像王電輪先生這樣一個有實力的軍人，不管他對主義的認識是深還是淺。只要他能够信仰 國父，願意追隨，當然要算是鐵中錚錚鳳毛麟角了。王伯羣先生係國民黨，想方法爲他的兄弟向 國父介紹進言是應有之義。最難得的，還是這位做總司令兄弟的，要信得及跟得上。否則兄隨革命集團，弟任地方軍閥各是其是，各行其是，誰對誰都說不上有任何的妨碍和影響。

晉謁 孫中山先生

經過王伯羣先生的引介，電輪先生離開貴州去晉謁國父孫大元帥。聽旁人說：國父對電輪先生，頗爲賞識。要發表他爲七省聯軍總司令，以黔軍爲骨幹，擔任對抗北洋軍閥的任務。當時只有文事毫無武力的國父，對於這一位年輕有爲而又實力的電輪先生，看得相當重，自是毫無問題的。若果此事一帆風順，不遭波折，貴州軍隊能負起一部份開國的責任，無論成就有多大，甚或就是失敗，貴州軍隊的血絕不會白流。貴州人在革命史上的光榮，不知有多麼的輝煌燦爛。可惜是貴州人無此福份，電輪先生在日正方中的時會，在上海一品香旅館門前被人槍殺，這顆星便

是這樣的隕落了。

電輪先生這個時候，還只是地方性的人物。當然狙擊他的對方，免不了止於地方範圍內權力之爭，和狹仇宿怨的報復。在貴州人們心目中的猜測，不出於甲乙丙丁。但究竟是誰？上海租界範圍內，出幾塊大洋就可買人去殺害一條命，所以根本就無法追查，無力追究。到底只是一筆糊塗帳不了了之。王電輪之死，對於貴州軍隊的前途，有不可估計的損害，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當王電輪外出晉謁 國父，準備以黔軍的全力，爲革命的國民黨而工作的時候。對北方的軍閥和腐化紛爭的北方政府，持着反對的態度，這是必然之義。但在貴州內部，督軍劉顯世根本又是一個平凡謹慎盡力維持現狀的人物。加在貴陽省會，有一個耆老會的組織。這個會以清末做過官的郭子華爲首。其餘多半是一些做過官，安於守舊維持現狀的人。他們在地位上，關係上，以及思想上，都和督軍劉顯世天然接近。有人說：這一些人包圍劉督軍，反對改革，盡量與北京政府深相結納。其實這在民國初年的當時，北京政府是正統。貴州當時的軍隊，都還是由北京政府給與的番號。地方的督軍擁護北京政府，是正常的。反過來說：接近國民黨擁護國父進行改革的，乃是革命，是創舉。這是思想之爭，政治權力之爭。儘管王電輪和劉顯世是甥舅之親，但思想與政治權力在改革和保守不可兩全的爭執之下，終予免不了在貴陽省會，發生了一次軍事政變。可是政變的結果，是太悲慘了！

貴陽省會軍事政變

強橫的軍人在無抵抗力之下一夜之間，殺了郭子華熊鐵岩的全家。何季剛家好像也被殺了一些家中的婦孺。何本人是逃掉了。丁宜中也是不在家中，幸免於難。總之：這是一場意外的屠殺。就事論事，主張改革的固然是有無數的同情，但主張保守，也不是天大的罪惡。就人物論：郭子華在青年人心目中，固然是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有人說他在滿清末年，爲了做官，竟對母親之死，不發喪丁憂。如此熱心名利，當然不爲士林清議所原諒。但無論如何，以七十左右高齡的人，罷黜拘禁，均無不可。殺之已屬過份。何況不分老幼，殺其全家！

熊鐵岩聽說是一個有才氣有野心的人物。何季剛根本是平實的老好人。丁宜中更是事母至孝持身廉正的學者。這一番意外的殺戮，在一般人心中，不分老幼，都爲之啞然！爲之難過！貴州辛亥光復，最爲和平。聽說只殺了一個飛揚橫行的黃芴清。此次政變，竟然傷害了若干無辜的老弱婦孺，這真是一幕大悲劇！我那時在法政學校，不過十六、七歲，聽見若干先期的同學在私下談論。據說外間發來的電報，只是「拘囚政敵」。並不是「殺害政敵」。完全是出於執行時軍事頭目的驕橫與狂妄。才發生了偏差。

孫劍鋒驕橫狂妄

執行當中最核心實際負責行動的人物是黔軍總司令部的警衛團長孫劍鋒。他驕橫狂妄，的確可以說是一個不可想像的狂人。我們平素老早就

聽見過他在他自己軍隊中常常發生的笑話。他召見他的部下連排長前去問話時，只要是他稍微有一點喜歡的人，起碼「你狗○的」罵上好幾句。若是更好一點，一定是在他部下的屁股上，踢上一腳，然後叫他「滾出去」。被罵被踢之人，出來之後，同事們一定交相詢問：「你今天被狗○了沒有？」「吃過了火腿沒有？」因為挨罵的，一定有獎賞。被踢的一定會升官。已經是他部下當中不成文法的公開秘密。由此觀之。孫劍鋒不單是愚妄無知，而且是心理上有着極不正常的荒誕。

他和劉、王兩家，因為都是興義縣黃草坳的人。大約還不免多少有一些沾親帶故。他心有所恃。既然奉命對付政敵，他根本分不出，也許更不認識幾個大字，他想老子乾脆趁此機會，殺他一個痛快。也許他還正認為這是對上官的最大的忠誠。起碼討好上官，自己也許就有吃火腿升官的機會。狂人的心理，不是我們可以分析的。

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後，頂起黑鍋，而心裏苦惱萬分的，有兩位人物：

苦惱萬分有口難言

一位是谷正倫先生。他當時是第二旅旅長。表面上是孫劍鋒的頂頭上司。他還有一些部隊，住在貴陽附近，但被害被捉的人物，都和他是非親即友的關係。單就丁宜中而論，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後來做甘肅省主席，就是請丁宜中擔任省府秘書長。即此端，可概其餘。但事實如此，他敢把孫劍鋒怎麼樣？結果只好是搖頭嘆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一位就是何應欽將軍。他這個時候，論名義是總司令部參謀長兼第五旅長。但他的部隊，駐在銅仁一帶，離貴陽太遠。他在省會，等於是一位光輝大天尊。專論劉何二家的關係，他和劉督軍還是平輩的親戚。當然有人會顧慮到他對於劉督軍方面，有走漏消息的可能。所以他一切被蔽在鼓裏。事前一無所知，事後他更不能對孫劍鋒有如何的處置。就當時而論，除了將孫劍鋒立即正法，或可稍平眾憤而外，別無可選擇的途徑。但孫劍鋒隨時可以殺害何將軍，何將軍絕不能傷害孫劍鋒的一根小寒毛。何將軍苦悶到極點。他只好取得劉督軍的同意，離開貴州。說老實話，

以何將軍苦悶的心情，人前人後，總不免有幾句不滿的言語。他若在貴陽再多住三月兩月，孫劍鋒絕對不會容許他有生命存在的。總算他見機，就是這樣的淒涼出走，還得好友符經甫向孫劍鋒緩頰，才能在貴州境內，免於受害。但到了昆明，終歸免不了被人打了一槍，不死乃是意外，也還算是這件事情的餘波。貴州這件事的直接間接當事人，大約都已先後物化了。只有這位心地敦厚的何將軍，將屆八十高齡，依然健在。天公對於人，有時真難測，但有時又似乎很公道。四五十年一場夢，恩怨是非總是空。佛曰不可說！不可說！（待續）

臺灣製鹽總廠產品一覽

正產品				
晒	洗	再	枱	加
滌	製	製	製	製
鹽	鹽	鹽	鹽	鹽
供應軍民食需				

副產品				
粗	精	粉	氧	乾
石	石	碎	芒	芒
膏	膏	苦	化	化
土	土	土	土	土
膏	膏	膏	膏	膏
配合工業發展				

在中華民國國貨館六樓設有陳列間位

廠址：臺南市忠義路六十一號
電話：二二一五一至二二一五四

臺北辦事處：武昌街二段八九號之一
電話：二二六五一五·二二七四七